

云海争奇记

还珠楼主 著

下册



云海争奇记

还珠楼主 著

下 册

PL1218
中国书店

次日，江明见舜民备了酒席，惟恐黑摩勒来晚错过，自家面子不好看，一早起便赶去送信。一路飞跑到了何家，一打听，黑摩勒已然出门，料他是往虞家，不知怎的沿途未遇，忙又赶回。到家时已傍午，一问小妹，说尧民等俱早到来，只黑摩勒未到，江明不好意思往前厅去，急得又到门外观望。才出村口，便见黑摩勒穿着一件长衫，由去方岩那一面匆匆走来，心中一喜，忙迎上去，拉住说道：“你往那里去了？今早我到白雁峰何家去寻你，说你早走，赶回你也未到。虞家舜民二哥因听大哥尧民说你如何侠气、有本领，听你要来，非常高兴，今午特备上好酒席，专为请你和我老娘，还约了尧民大哥和一个姓魏、一个姓钱的朋友作陪，如今人都齐了，静等你到吃酒。幸亏你来，不然，我才丢人呢！”黑摩勒闻言喜道：“虞舜民他请我么？我今早出了点事，正想去寻他呢。”江明忙问什事，黑摩勒道：“这个不忙说，先引我见了老娘，等我见过舜民之后再说。”江明道：“前面已来催请娘和姊姊两回了，我娘因尧民大哥尚是初见，想你到先见之后，再同出去，免得当众行礼不便，还在后园等着你呢。”说时，忽有虞家心腹人跑出，朝江明请安说道：“江少爷，江老太太和小姐已到内花厅，叫小的来看客人到来，不必再到后园，请到花厅入席吧。”江明笑道：“这到省事。”便对黑摩勒道：“小哥哥，我们一同去吧。”说罢，二人并肩而入。下人早跑向前去通报。

舜民因江氏母女不见外人，这次请宴，还是虞妻再三劝说，座无外客，除长兄尧民外，魏、钱二人俱是心腹患难，通家之好，况和司空晓星、黑摩勒俱都熟识，席又设在花园前厅以内，服役都是近仆，外人不知，小妹方始允诺。花厅隔前门，有好几层院落，黑摩勒见院进既多，房舍陈设无不华丽精美，多半初见，笑道：“虞氏兄弟幸是预先知道他们世家大族，富而好善，如换旁人，我一定当是许多民脂民膏，不偷他两回，代做点好事消灾才怪呢！”江明因各院落中多有童仆往来伺候，恐被听去，忙悄告道：“哥哥说话当心，不要如此随便。”黑摩勒笑道：“那有何妨？你还说要学我，连说话都小气，这样如何能行？本来我就任性，新近师叔又叫我拜了这位贼伯伯做师父，你等过两年再看，脾气还要怪呢！”江明虽少历练，到底在黄山读了十年书，陶元曜又常指点晓谕外面的事，颇不以黑摩勒之言为然，悄声笑说道：“黑哥哥，话不是这样说。为人言行，须看地方事体。我们只管游戏三昧，却不可任性胡来，毫无检点。听师父说，天下能人甚多，好坏都有，过于放浪形骸，便成了故意做作，反为识者所笑。”黑摩勒方笑他酸，未脱头巾气，花厅诸人闻报，舜民是主人，又都受人救助之德，俱都赶迎出来，分别礼见，迎接进去。江明引了黑摩勒拜见江母，并与小妹、虞妻、兰珍三人一一引见落坐。黑摩勒幼遭孤寒，小小年纪，学成一身惊人本领，在江湖上跑了两年，不曾遇见过敌手，越发心高志傲。因在平日喜欢拯济孤穷，无形中便把富贵中人视若刍狗，对于虞氏弟兄，虽有晓星先入之言，知是世宦中通人，富而好善，不同流俗，也不过去了厌恶，本心不怎重视，所以一进门便肆无忌惮，随心开口。谁知到了花厅，宾主相见之后，才渐渐觉出在坐诸人各有各的言论风度。休说尧民弟兄举止端凝，那一派雍容闲雅的气象与众不同，便魏、钱两人，那样举止安详，语

言隽雅，也非寻常所遇专一咬文嚼字、摇头晃脑的酸丁腐儒所能梦见。至于几位女主人，更是庄重温和，端丽娴雅，说不出一种华贵高洁的风标。回顾自己，一身都是野气，由不得把来时锋芒收敛起来。江明初次出世，见着外人有点口钝；又受小妹叮嘱，恐怕脱节貽笑，不多开口。黑摩勒自渐形秽，再一矜持，把一肚皮放肆话全咽了回去，反到无话可说。还是良夫聪明机智，看出黑摩勒矜持之状，先借称谢为由，渐渐引到江湖上行迹，谈风既好，见识又高，恭维又很得体，甚合黑摩勒的脾胃。几番引逗，黑摩勒大为投机，方始由拘泥难受转为兴高彩烈，以往轻视文人之习也全都改去，变成中心敬服，只管因话答话，不再似前放肆了。谈不片刻，下人来报开席。宾主随往中间席次，江母以次，男女分别落坐。虞家酒菜本极精美，黑摩勒和江明俱都爱酒，吃得甚是欢喜。

席终之后，舜民又把黑摩勒邀至后园江母房中坐谈。江明问起黑摩勒来晚之事。原来永康山水最为幽秀，山名方岩，计有五峰并峙：一名固厚，一名瀑布，一名鸡鸣，一名桃花，一名发釜。峻嶒高耸，大似桂林山水。更有历代先贤遗迹，名胜甚多。上有胡公庙，胡公名则，字子正，永康县人，宋端拱二年进士，历典藩郡，累官兵部尚书，为宋名臣。因他奉免衢永丁钱，屡平冤狱，功德在民，歿后又屡着灵异，捍卫乡邑。据县志上说，宋徽宗时，方腊作乱，乡民登山避难，贼众缘大藤将由绝涧攀升，突一大赤蛇出现，啮藤立断，援藤贼皆坠涧死。贼又将援间道攀登，夜梦神人骑白马饮涧中泉，次日水涸。贼知公显灵皆惧，遂降逃，人民由此信奉益虔。宋绍兴中锡爵至公位，复加呈惠永佑之谥，历数百年，奉祀不衰，现在乡民称之为胡公大帝。每年春秋二祭，远近千百里人民，朝山还原者络绎不绝，香烟极盛。那岩四面壁立，宛若方城。由岩下上去，当极峻曲，只

有一条道路，行至山南腰上，山径突断，再上，叠石为磴，势愈逼险，行数十丈，经八九转，始有两亭可供稍歇，名为百步峻；再上，架石为飞桥，有类蜀中栈道，过去两石对峙，名为峰门，入门始履平地。由上俯视，下临无地，势绝奇险，可是山顶却又平坦，广逾十顷，地水莹碧，竹树森列，置身其间，如在平野，胡公庙便在其上。这时正当秋季庙会的末两天，远道香客还有来的，岩上下热闹异常。比时每值开庙之期，远近各县的乞丐成群结队，纷集岩上下，向香客们乞钱，每年两次，成了定例。可是他们俱有常例地段，各不相侵，行乞时也不强迫恶讨，多少给点就行，只无故得罪他们不得。黑摩勒昨日与江明会见，结为弟兄以后，回到何家，何异先当葛鹰真醉，不料刚回转上房，黑摩勒恰好到来，葛鹰便带他往追小妹。事完回转，何异听锄烟入报，葛鹰忽然失踪，情知有故，也赶了出来，正在房中等候。何异听葛鹰说了经过，不禁发笑。葛鹰又讨酒吃。

黑摩勒因听何异偶然谈起永康方岩胜迹，意欲见江母时抽空一游。次日一早，起向锄烟略问路径名绩，便往方岩跑去。刚走到岩下街，便见各民家内（胡庙春秋二祭，远道香客云集，近岩民家多以住房出租，改充临时旅舍，供客食宿，至今犹为常例），走出许多身背着香袋的善男信女，连同远道坐了山轿和独轮车刚赶来的香客，正在陆陆续续往方岩走去。沿途香烛店摊、饮食挑担更是摆满一街。有那虔敬香客，更是一出门便一步一拜，五体投地，用身体量着地皮，往山上拜去。装饰不一，口音各异，熙熙攘攘，形形色色，此呼彼唤，端的热闹非凡。黑摩勒看着有趣，便把脚步放慢，赶着香客行人，取道田岸，渡过溪涧，经历五峰，循山而行，到了昔年朱子读书的五峰。书院前面香客游人更多，向人乞钱的花子也不在少数。黑摩勒性爱济贫，又见当地乞丐与别处不同，稍有打发便去，不争不闹。固

然香客十九多肯施舍，间有不给的，也一回报便去，不出恶声，也无怨色。尤其是香客不问给多给少，只少数人上前讨要，除香客自愿广施，按人散与外，并不遇见好人便蜂拥齐上，不禁起了怜惜。心想看看方岩乞丐到底有多少，明日好作打算，一摸身边，昨日司空晓星给的十两散银尚还未用，便取出来换了制钱，沿途散去。因为不便一个落空，重又回向五峰书院前散起。开首散时，无意中会见一个断了一只手的中年乞丐，坐在院前山石上向阳扞虱，身旁摆着一把缺了点嘴、擦得锃亮的锡酒壶，见人走过也不伸手。黑摩勒看出他爱酒，本想别的钱记人数，单取出一两先给他。面前适有两丐走过，等唤住给完钱，再找那断臂丐时，只这一晃眼的功夫，竟不知何往。问那两丐，答说这厮不在我们地段以内，因怜他残废，又不自向人讨，凭客自兴，没和他计较，想是适才得了几钱，又买酒吃去了。黑摩勒一想，这人好认。忙着散完，好到虞家，见了江母，约江明出来同吃午饭，痛饮一场，便没再找，仍一路散着往上走。黑摩勒一次换了七两银子，七八千康熙制钱，背在两肩，一手捏住散的一头，顺钱串往下捋，见了乞丐就给。人小年幼，长得那样瘦小干枯，钱是又多又重，一个头几乎埋在钱堆里，加以身轻敏捷，手疾眼快，心里更忙，偏一个不会脱空，嫌那隔远的走来太缓，便自纵将过去施舍，不住窜东纵西，跳来蹦去，引得香客游人俱都注目，不多一会，身后顽童跟了一大群。有那爱管闲事的，见他年幼，以为富有香客带来的顽皮小孩，这类举动大人不知，少时发生是非，上前盘问道：“小官人，你做好事，你屋里的大人晓得么？”黑摩勒把一对小怪眼一翻道：“我家向没人谁是小官人。我可怜他们，又有钱舍，今天不过记个人数。看你这人，也有一些年纪，怎这样不开眼？”那人一赌气，转身刚走。黑摩勒这时正走山崖下面，微闻头上有人发话道：“这地方打

算硬充大好老，真个笑话！”黑摩勒闻声仰视，石崖高耸，松藤杂沓，不见人家，以为游人闲话，当时忽略过去。一路施舍，到了胡公庙前，那里乞丐更多。黑摩勒虽然沿途施舍，有些耽搁，但他举动灵敏，行走迅速，比起常人仍快得多；并且自头山门以上，路只一条磴道，盘旋奇折于危峰峻壁之间，上仰飞岩，下临无地，石磴窄狭，不容数人并肩而行。像百步峻等最仄之处，宽距二尺许，香客多走得慢。沿途只有黑摩勒越众而过，再无一人超出前面。不知怎的，庙前群丐竟已得信。黑摩勒才进大门，便有一个中年花子，似是丐头，迎头笑道：“大老官，想散制钱给我们么？”黑摩勒笑问：“你们怎么晓得？”那丐头道：“刚才有人来对我们说，五峰书院前来了一个没有大人的野小官，拿着十两头散银兑了铜钱，散给我们用，每人十钱，打算人人有份，一个不叫落空，想不到还是落了一个，野小官不晓得为什么心慌。见他怕得可怜，叫我点清人数，等他来时，做一回交我一人，好教他省事。还教我几句话，说那野小官脾气古怪，年纪轻轻，偏要硬充大人，喊他小官人便不高兴，可喊他做小老人、大老官。我们说，人家送钱我们，这般说法不好，也许动气。他说不要紧，他如变卦不给，岂不又成了小孩脾气？并且话是他教的，有本领自会寻他，与我们无干。走时又说，今天同伴捉了一条大蛇，约他吃酒，今早没功夫和人瞎盘，如有人寻他，明早五峰书院后面山亭子里碰头好了。”黑摩勒一听，心中有气，先还当是适才那人吃了抢白，有意借丐头代口挖苦，以图报复。继一想，到百步峻时，那人还在身后老远，决不会越向前去，那行径举止，俱是寻常乡民，又觉不似，算计有人暗中取笑，自己一变脸，更落笑话。强忍忿怒，装着笑脸，把话听完，问道：“那人是我寄儿子。是因我有钱，看着心痒，想弄几个，才拜我做寄爷的。他怕我老人家一个一个散铜钱费事，先来通知你们，表

他孝心，到是不错。不过冒认我的寄儿子的也有，那人是什么相貌，你记得么？”丐头闻言，好笑道：“那人天天在此，我们怎不认得？他也算是我们同道。这方岩上下花子，每年各有地段，也有外来的，但必须向本山两处团头挂号，拜过祖师，才能讨生意。他本外来，没照规矩挂号拜山，不能吃这碗饭，坏我们的规矩。本心赶他出去，偏他从不向人伸手，每日拿着一把断命酒壶，有时岩上，有时岩下，寻块石头一坐，有那善心的人给钱，他就接过，不给不讨。我们暗地里候了他好几天，准备他一开口，便做他一顿，赶出山去，一直没有人候着。团头说他残废可怜，现在庙会快完，没有两天，只他不叫我们板着脸，就迁就点，由他去吧。他倒也好，永不往人多里扎，只够上两壶酒钱，立时就灌黄汤去，也不和人多话，惹人厌烦。过了些日，大家看惯，也就拉倒。前日有两个同道和他盘熟，问他姓名来历，他说从小没有姓名，只是讨酒，不是讨饭，他徒弟却是讨饭的多。后又盘问两次，昨日他问起会期快完，才说他是本地善人虞二老爷请来的客，原说是好好待承，不料失信，害他每日连酒都没吃够过，过了会期，就要走了。昏昏颠颠，瞎说一气。谁会相信虞二老爷有这样客人？听过一笑拉倒。他不醉酒，照例一句话都没有。刚才代你传话，说了好些，还是头一回见他醒时开口。他真是你的寄儿子么？”黑摩勒心中一动，忙问那人是否断了一臂的花子？此刻何往？丐头答说：“正是这人。刚才来时左手上还盘着一条毒蛇，大约得了几钱，又灌去了。”黑摩勒回忆适见断臂丐，料非常人，仍作不以为意，问明花子人数，往前一看，果差不多，知无虚假，便把钱数明，连同山下所散，又补了一两银子，一总交给丐头，自去兑散分施。故意进庙游行了一周，便走出来，全岩乞丐都觉他小小年纪有此善心，所过之处，俱都含笑称谢。黑摩勒觉着有趣，决定明早向晓星、何

异二人借了银子，前来重加施舍。见天已不早，心又惦记寻那断臂丐，一出峰门，便连纵带跳往下飞跑。山径陡绝，稍一失足掉到岩下，立时磕粉，吓得那些新上山的香客游人，多代他捏着一把冷汗，纷纷惊叫：“小官当心！快点让开，不要撞着！”黑摩勒也不理他。

一会儿到了五峰书院前面，正立定端详去山亭的路径，忽一花子迎上前来笑道：“大老官可是要寻那断臂膀的么？他就在书院后头亭子里请客。我领你去，晏一点他就走了。”黑摩勒知又是那人遣来，心更气忿，也不答话，便令引去。到了峰后，见离书院后墙不远有一山坡，坡上有一碑亭，亭栏上坐着三个乞丐，正在说笑。望见前丐到来，一个笑喊：“大老官来了，请到亭子里吃一盅吧！”引路那丐便自走去。黑摩勒见那断臂丐并不在内，欲向三丐盘问，便往上走，还未走到，便闻见一股清腴的香味。进亭一看，亭栏外有砖瓦新叠成的小灶，亭栏上放一坛酒，地下堆着枯枝木柴，火烧正旺，灶上炖着一个大沙鼓，香味便自此中发出。那三丐中，先发话喊黑摩勒做大老官的一个，年纪最大，约有四五十岁。还有两丐，生得俱极异样：一个生就一张鸳鸯脸，齐鼻中分，半红半白，红的半边，略显浮泡，好似以前长过毒疮神气，乍看年纪很轻，身量也颇矮小，小头却既扁且凹，衬上浓眉大眼，阔鼻掀唇，越显神情丑怪；一个身量瘦长，赤足穿着一双藤皮结成的草鞋，衣服虽然破旧，却极干净，尤其手指纤长，连脚一样都是又白又细。三丐只老丐一人起立，含笑点首；其余二丐，一个正打酒坛泥封，一个手剥大蒜，神色甚傲，并未理睬。黑摩勒目力最佳，岩上下千百群丐，虽只散钱时一面，全都认得，知除老丐外，那两丐尚是初见。因觉有异，暗中留心，一边向老丐盘问断臂丐何往，一面观看另两丐的神情动作。老丐笑答道：“他适才还在这里，本心只想请

我和两个同道吃酒，恰巧有他两个朋友赶来，一条长龙不够吃，我想做东道，他不答应，如今找酒跟下酒菜去了。走时晓得你要来寻他，叫我回报。他今天有远客，没有功夫，搭别人瞎缠，有什话告诉我，反正他是虞家请来的客人，不管主人讲不讲交情，不见面不会走的。你要寻他，明早也是一样。”说时，黑摩勒见那鸳鸯脸的不时望着自己冷笑，情知这两人既与断臂丐同道，也不是什好相与，心中有气且不露出，便将身边所剩二百铜钱取出，故意笑道：“我找他没有什事，只为今早想送几个铜钱与岩上下的苦朋友，适才曾见他在书院前，后来不见，特地寻来，送钱与他，想不到还有两个没有得着的。你们没钱买酒，刚好我还剩有一点，率性都分送给你们，明早见面再说吧。”说罢，笑嘻嘻将钱由草串上捋下，一手一半，朝那两丐喊声“接钱”，脱手递去。黑摩勒心想物以类聚，原是想借此试试两丐斤两，到底是否果如自己所料，表面递钱，离手时，暗中却用了潜力，对方如非会家，劲头决吃不消，势非坠手散落不可。谁知两丐见状，也不起立，只各微微一笑，各伸中拇、二指一指，便全掐住，互看了一眼，冷笑道：“朋友，你一叠破铜，也送我们吃酒么？”随说，手指一放，花琅连响，二百余制钱全都碎裂，散落满地，无一完整。黑摩勒见状大惊，一瞟地上碎钱，片数不一，有大有小，知道二丐内功虽好，自问尚还能敌。因断臂未见，深浅难知，劲敌未见，决计且不发作，先忍下去，只给还他点颜色，明日见面再说，也假笑道：“钱店老官真会闹鬼，兑些碎铜片与我，适才散了半早也未看出。幸亏身边还有二两头银子，想必不假，不过我还要用一点，不能全数奉送，且分点你两家头用吧。”随说随将银子取出，暗运内功，轻轻用手一指，便似掐糕饼一般掐成两半，递子一半过去。鸳鸯脸见状，看了黑摩勒一眼，笑道：“客人真个弗错，我两家头谢谢你，今夜又

有酒吃了。”黑摩勒看出二丐神色已不似前轻视，见他托银端详缺处，率性炫露道：“银子被我拗缺，莫要兑钱时吃亏，换一块吧。”随说随将手上半块双手合拢，一搓一捏，团面也似依然成了锭形。正要递过去换，不料那鸳鸯脸口里笑答：“好用，无须。”手里也和他一样动作。容到黑摩勒递过要换，将手伸开，也变成了一锭整银。黑摩勒只得笑说：“明早再见。”转身走不几步，忽听二丐笑语。一说：“虞舜民人还不错，定是忘记，不然照师父说他为人，那有食言之理？”不禁心中一动，暗忖：那断臂丐自称虞家赴约之客，二丐这等说法，必有原因。看他们内外功都好，不知何等人物隐迹来此。舜民书香世族，怎么会和这类江湖上人有交道，好生奇怪。天已不早，不知江明吃饭也未？且去虞家见了江明，拜过江母，托他母子向舜民问上一问，晚来再向师叔打听，就便托他设法弄点银子，明天约了江明，仍往方岩散放。做完善举，再寻那三四个奇丐，看事行事。好的便交个朋友，如是下三门的匪徒恶丐，便将他除去，以免为害地方。即或他的徒党太多，众寡不敌，有师叔、何、张、江明等人在此，再加上一个神偷师父，怎么也不致跌翻在别人手里。还是先去赴约，暂时不呕这闲气为上。想到这里，脚底加劲往虞家跑去。江明已等得不耐了。先还看不起是贵人，及至宾主相见中，才觉出真正书香大家与寻常所见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完全另一气象，不特言动举止相去天渊，迥乎不同，便是陈设用具、一饮一食之微，也有雅俗美恶之分。一个是见了令人憎忌厌恶；一个是令人置身其间，觉着心身恬适安舒，自然安乐。主客又那么肫切诚恳，不谀不骄，纯任自然，气度清华，由不得生出几分敬意，相形之下，自惭粗野，竟把满肚皮想问的话都咽了回去，直到了江母房中，江明问起前事，才行说出。

舜民在旁，猛想起昔日西湖湖心亭赛韩康之约，本定到家

便即照办，只为沿途遇险，到家惊魂甫定，忙着与骨肉长兄欢聚，跟着又忙着与兰珍举办婚礼，酬应甚多，好容易忙完，又遇铁扇子来强索宝物。日前还是虞妻提醒，命张福去与胡庙主持商量，回报庙期只剩数日，山上下乞丐只有几十个是土著，余者都是来自外方，每年两次赶庙，奇形怪状，什么样人都有，虽说多少年来轻易不曾出事，可是他们多非善良之辈，人数又多，每来地方官府和庙中人都耽着一分心。尚幸山上下各有一个辈分尊的团头，情面既宽，规章又严，不见扰害。可是这般外来野丐，不出事则已，一出事乱子就不在小处。早放舍还可，如今好容易盼得一期庙会平安无事过去，风声传出，他们耳目最灵，势必闻风咸集，去者复回。自古善门难开，必须慎重，真非举办不可，最好由明春起，通盘筹计，立出规条，才保不致滋事闹争，这短短几天举办，万来不及等语。舜民知那老主持居庙多年，颇有阅历识见，所说甚是，原准备明年春祭开始践约，不想人家早已来此守候。一问那几个奇丐形相，断臂丐未见过，那阴阳脸的一个，正是赛韩康的徒弟，湖亭让药的人。兰珍本月信水不至，所占已验，这信如何能失？一着急，不禁“噫”了一声。黑摩勒看出舜民知底，便问：“这类人虞二先生如何认识？”舜民便把前事说了。虞妻素信神佛方术，惟恐先说了不验，湖亭卜卦之事，对于兰珍只在船中说了大概，并还嘱咐舜民不要说出，小妹来不多日，更未提到，所以二女均未深悉。舜民一提赛韩康，小妹朝江母看了一眼，刚要开口，黑摩勒已先惊道：“照此说来，那赛韩康不就是那丐仙吕瑄么？那三个叫化子，定是他的徒弟无疑了。先师临化去前曾对我嘱咐，此人本领高强，不在司空师叔和南明老人以下，尤其精于易理和内外科医道，灵效如神。早年曾经隐身乞丐，游戏人间，后又精通剑术，性最嫉恶，遇者极少幸免，丐仙之名，便由此而得。近年装作游

方郎中，代卖草药，暗中济世救人，积修外功，以消昔年杀孽，端的名头高大，利害非常。适在方岩，幸亏不曾冒失，否则当时即便占了上风，老吕人最护短，徒弟又多，结下嫌怨，永远没法解消还在其次，师叔知道，非怪我不可。其实我是好心，他到故意为难，岂不冤枉！”说时，小妹正和江母耳语，忽然走过说道：“黑弟明早定往方岩，去见吕老前辈那几位门下了？”黑摩勒道：“自然非去不可，不然岂不变了怕他？我只把话点到，彼此虽未见过，师门各有交情，一定不会闹翻。可是他们真要欺我，不讲交情，那我也就说不得了。”舜民刚接口说：“都是自己人，千万不可伤了和气。”小妹便问：“依了二哥该怎样是好呢？”舜民道：“此事实实怪我粗心遗误。我想黑老弟不要前去，或我亲往相见，或是暗命妥人下帖请宴，尽了地主之谊，再作计较。”小妹道：“这样不好。江湖上人行藏多喜隐秘，不愿人知。二哥当地绅宦首户，好端端延些乞丐来家饮宴，未免惊人耳目。吕老前辈以前门下流品甚杂，自在嵩山苦练，学成剑术之后，清理过一次门户，比前虽好得多，到底内中有害马，也是难知。当初既与吕老前辈相晤订约，别人无什交代，仍认他一人是为是。如恐失信，可着下人再与庙中主持去说，今年许下善心，因事遗忘，令他传话全山乞丐，由明年起，春秋两季，每期施送白米多少石，散尽为止。后来因为那断臂花子自露口风，恐不是什善良之辈，休去招惹，对他们几个到来，仍作不知好了。”舜民也想起延宴他们诸多不便，闻言深以为是，当即唤来干仆，赶向庙中主持人商办不提。

黑摩勒见江氏母女关心此事，便问：“伯母姊姊也和丐仙相识么？”小妹答道：“先父在日，家母曾隔屏风见过此老。先父与他相识时，他刚练成剑术，在长江上游清理门户，只来寒家一次，不久他便隐迹。第二年先父也为仇家所害，从此未听人

再说起。黑弟明早可与明弟同去，暂时且自容让，看是如何，回来我们同吃中饭，再作计较。今晚如见司空叔，可把前事和今日所遇告知，并请代问，吕老前辈昔年曾代人向先父手内借去一件皮短衣，久未掷还，现他们人在此，必知他的踪迹，可否托其转致，索讨回来。司空叔必有一番交代，如与我母女有关，还请黑弟先来知会一声。我知那皮衣早不在原借人手内，此时要不回来，但是此事日后关系愚姊甚大，吕老前辈总该有一交代，得他一言，也好放心。”黑摩勒本不知江氏母女细底，先想一件皮衣看得这重，江姊妹中英侠，不似小气人，怎会如此？听到后来，猛想起师父坐化时所说的一番话，不禁省悟，脱口答道：“姊姊，你说那皮衣，可是当年丐仙代唐……”小妹知他明白自己身世，立时面容惨变，惟恐江明觉察，忙递眼色抢口答道：“黑弟不必乱猜，见了司空叔自知究里。明弟年幼心粗，性情又暴，本领虽得名师真传，天下能人甚多，相差太远，他远不如黑弟机智聪明。既是骨肉之交，寒家只此一线骨血，以后还望随时留意指点，免为仇敌所算，愚姊感激不尽。”黑摩勒何等机伶，心里打着别的惊人主意，却不往下再说，连忙答道：“我二人情胜同胞，祸福与共，这个姊姊只管放心。若论本领，他却比我高强呢。”江明生来内秀，只为初次涉世，外表浑厚，显着不如黑摩勒太多，实则心中大有机谋，一听二人问答口气，便知有因，心想黑哥哥和司空叔常在一起，定知我家身世。一件皮衣如此看重，必有原因。姊姊已拿话打岔，我如盘问，必不肯说。便装着与兰珍说话，没有听见。小妹更灵，见他没有追问，料少时背人要去打听。适才忘了黑摩勒与司空叔在一起，怎会不知己事，竟漏了口。他二人交厚，早晚泄露，如何是好？越想越悔，只得乘人不见，朝黑摩勒又打了个手式。黑摩勒见小妹用手式央告，面带忧急，知恐泄露，也将头连点，示意不会吐

口。小妹看出他性情爽直，料不会对江明说出，才放了点心。舜民夫妻见状，虽然不解，料非寻常，均未再提。黑、江二人俱都好动，坐不一会，便商量出去游散。江母见天还早，便说：“黑摩勒日内从师他去，聚首时少。你弟兄两个在此拘束，出去转转也好，不过胡公庙今天不要再去了。”黑摩勒道：“那断臂膀的本约小侄明早相见，今天自然不便前去。我只和明弟到村外走走，也许到尧民大哥家去，看看师叔回来没有。还有那小铁猴侯绍，前日师叔引走樊秋，他在后面紧追，大约想看师叔是谁。他的脚程本快，只吃了眼睛的亏，再被小侄从横里一引，将他引向岔路，闹得他和樊秋各追一面，没有追上。自觉丢人，不是意思，又知樊秋还有一利害帮手快到，恐敌不过，连日连夜，去南明山中求南明老人相助去了。师叔说这人勇于补过，不负死友，有他长年在此，可少好些顾虑。因樊秋颇有几个利害党羽，小铁猴武功虽好，目力不济，还扇子时还特地约醉叔奚醒代交，自己藏过一旁，口风若对，便即出面，将话说明，为双方解去这层嫌怨，化敌为友，免去不少是非。好在师叔和樊秋已死前师生杀手秦斌昔年相识，论辈分和名望，他吃点亏都不能算是丢人。这样完结，岂不满好？谁知樊秋真正皮厚心黑，而且量小，一任星叔连软带硬劝了一大套，不但不听，反说连日老少两人都是他的仇敌，只遇上决不干休，不论对方多大名头辈分，就是他的师父转世还阳，也须拚个死活；一面再三探问日里盗扇老少二人到底是谁。见醉叔不肯明言，又极口称赞师叔为人本领，并世能与比肩者只三五人，你论那样都差得多。这厮闻言，气得几乎和师叔动武，大骂师叔和我鼠窃狗偷之辈，分明怕他，才掩露形藏，托人转致，不敢出面，是真英雄好汉，他没不知和不相识的。师叔气他不过，戴了皮面具，当将他头上帽花暗中盗摘，再突然出面，叫他认看是谁。那人皮面具，原

是前送大哥回乡，走在路上朋友送的，师叔人瘦，刚合适，又是月亮底下，直似生成一张死人面孔，加上这头气得糊涂，目前似师叔这好武功的，屈指数来共总没有几个，师叔身量有名瘦小，当时竟未想起是谁，始终认定我师徒二人是小铁猴党羽，狼狈为奸，不是好货色，吃师叔挖苦了个够。这厮羞恼成怒，还想冒失动手。师叔冷笑了一声，将帽花还他，并将他肋下正对要穴的外衣一个小洞指给他看，师叔又从中警告，方始拿了扇子，说上几句，不要面孔的鬼话，忿忿而去。此时我没在场，要知此事，前夜庙里还得教他多现世呢。昨日师叔叫我寻小铁猴，寻了一天也未寻到。我料他不问南明老人来不来，今日必回，趁此无事，也想同了明弟，再寻他一趟去。”小妹闻言，才知侯绍至今未来之故，忙问：“侯老前辈的住处，黑弟知道吗？”黑摩勒道：“怎么不知？我到此地，头一个便看中了他，本心还想和他斗斗。幸亏师叔告我，说他以前虽是个极利害的独脚强盗，现时双目半瞎，又在无心中做了一件大错，如今闹得他终日悔恨，长年守在此地，为人暗中保镖，谁也不似他这样苦受活罪，可怜极了，还是呕他则甚！我这才明白。他便借住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破三官庙里。我只遇见他两次：一次挑着一付糖担，一次空身走过。师叔说他日常在这村里出进，不来时很少。只要回来，一寻就能寻到。”小妹便嘱江明，如见侯绍，可把恩师所说的话和樊秋走的情景，详为告知。舜民说：“晚来备有便饭，只家中诸人，务请早回。”二人应了。舜民因长兄尧民和魏、钱二人，俱承黑摩勒仗义相助，已订明日请宴，黑摩勒进园未出，尚在前厅相候，意欲陪往，略谈几句，再行送出。小妹力言勿须，黑弟和明弟一样，都是自家人，不消客套。好在傍晚即回，由他二人自向后园门走出，二哥去向大哥转致一声好了。舜民只得亲送二人出了后园，自去前厅不提。